



扎根

故事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I247.8
35

扎 根

革命故事选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扎 根

革命故事选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1975年1月第1版
197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10100·094 每册 0.41元

目 录

- 窑场风云…………… 宜兴县 谈汉祥 陈茆生(1)
- 布机声里…………… 南通市国棉一厂创作组(17)
- 家业…………… 昆山县大市公社创作组(28)
- 扎根…………… 南通县李港公社创作组(43)
- 公社书记…………… 盐城县 钟兴兵(57)
- 新妹司炉…………… 南通市棉织六厂创作组(67)
- 八匾晚蚕…………… 江阴县文化馆创作组(86)
- 新媳妇…………… 江阴县红农大队创作组(98)
- 攀嫂嫂…………… 射阳县 王国英(108)
- 风口劲松…………… 太仓县 陆健德(124)
- 扁担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吴县 詹一先(136)
- 两只水蜜桃…………… 武进县 陆涛声 沈志敏(152)
- 对手…………… 武进县 唐炳良(165)
- 春秀…………… 南师工农兵学员 丁宏新(175)
- 步步高…………… 江阴县 溪源(193)
- 田野上的风波…………… 秦南文 文永丰(204)

窑场风云

宜兴县 谈汉祥 陈萌生

祖国的陶都——宜兴丁蜀镇，座落在太湖之滨，龙山脚下，蠡河岸边。这里厂房成片，烟囱林立。那货栈里、码头上，堆放整齐的缸、瓮、盆、罐，象一座座小山；那满载着紫砂壶、均陶盘、青瓷杯、均陶盆的船队，象一条条长龙，驶向祖国的四面八方，好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。然而，蠡河不平静，窑场起风云。今朝给大家讲一个窑场上阶级斗争的故事，题目就叫《窑场风云》。

抢 险

除夕晚上，前进陶瓷厂隧道窑车间，灯火通明，机声隆隆。车间墙上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一行大字在太阳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醒目。车间里，工人们运坯的运坯，装车的装车，开窑的开窑，正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着。节日之夜一片热气腾腾。

时间已到深夜十一点钟。“呜——”汽笛一声长鸣，接班的工人有说有笑，纷纷前来接班。装窑组青年工人于小刚，干劲十足，一连装了八窑车。这时，他仔细检查完最后一辆

装好的窑车，正准备去洗澡休息。只见厂里冶保主任老赵师傅急匆匆跑来：

“小刚，你装车时见到两只潮坯没有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

“奇怪！”老赵师傅自言自语说了一声，又急匆匆走了。

小刚心里想，今朝装的是出口陶，工作特别细心，做到既紧装密套，又平稳牢靠，而且每辆窑车都检查过了。再说，坏坯不装车，潮坯不进窑，这谁不知道？勿会有问题！于是就披上棉衣向浴室走去。

哪知小刚刚进浴室，就听到门外有人喊：“隧道窑出问题啦！”接着，“哒哒哒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小刚叫声“不好！”拔脚就往窑间奔去！

于小刚一口气奔回窑间，只见隧道窑的铁门已经打开，在场的工人手握钩叉正在紧张战斗。于小刚简单问清情况后，连忙穿好棉衣，腰间束了一根绳子，头上兜起两块毛巾，抢过一根钩叉就往窑肚冲去！“轰！”一股强大的热浪，夹着呛人的窑烟当头扑来，他禁不住向后一个踉跄。于小刚咬咬牙，弯下腰，叫声“冲！”就径直往窑肚里钻去。

“谁？这儿危险！快出去！”这声音严肃得象下命令，但听起来却又那样熟悉。于小刚透过窑烟，只见眼前矗立着被炉火映红的高大身躯。他不禁脱口喊出：“老顾同志！”

战斗在抢险第一线的正是前进陶瓷厂党支部书记顾大洪同志。他今年五十来岁，黑苍苍方正正的面孔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两道浓眉间深陷的皱纹，象写着“川”字一样。他出身窑工，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。解放后，在中国人民解放

军某团工作。因为在一次执行支农任务中，奋战洪水内脏受了伤。这年夏天，才转业来到前进陶瓷厂担任领导工作。今朝，他刚从县里举办的干部读书班学习回来。这个窑工出身的干部，已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，从外地回到工厂，就穿上山袜到窑间参加劳动。他走到隧道窑旁烘房的时候，忽见窑间统计员小梅和几个青年工人正围着两只坯在争论。他们见顾大洪走来，连忙汇报说，刚进烘房的一批出口陶，潮坯里混着两只干坯。顾大洪马上引起警觉，叫小梅核对坯件数有否差错；自己和老赵师傅仔细检查了一遍，却发现独独这两只干坯底部沾着一圈煤屑。正在疑惑，那边小梅核对完毕报告说，数字不差。这说明少了两只潮坯，却多了两只干坯。顾大洪预感到情况的严重，立即作了周密的部署：一面派老赵师傅追查潮坯下落，一面让车间主任张窑生严密注视窑内变化，自己和工人们作好抢险的准备，万一潮坯进窑，好及时进窑抢救，避免倒窑事故。

大家知道，窑场是严格禁止潮坯进窑的。这是因为潮坯进窑，一受高温，坯体在短时间里强烈收缩，就会爆裂断口，并牵动其它坯件，造成倒窑事故，使整个隧道窑停产。

顾大洪从观察孔里仔细地检查车上的坯件，突然，发现第九辆窑车上有两只坯件出现裂纹——这就是潮坯！窑车很快就要进入温度最高的烧成带了。情况十分危急！这时，顾大洪当机立断，决定退出窑车，取出潮坯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十几个工人轮番冲锋，从窑肚里拉出了头八辆窑车。这时，车间主任，张窑生看见顾大洪穿上石棉衣，连忙拦住说：“你身体有伤……”

顾大洪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抡起一根钩叉，一个箭步直往窑肚冲去。这真是“明知火伤人，偏向火海行，迎着困难上，奋身排险情”。铁打的无产阶级战士——顾大洪手执长钩，在三百多度的高温中直插第九辆窑车。

顾大洪将铁钩牢牢扎住窑车底部，奋力拉起。但这窑车紧装密套，足有三吨多重，加上窑烟弥漫，高温逼人，每移动一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。这当口，于小刚正好赶到，助上一臂之力，才把窑车拉了出来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倒窑事故。工人们围上来，心痛地看着顾大洪他们烫伤的手，问长问短。但顾大洪却若无其事地把手一挥，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！快装车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！”

“嘀铃铃……”开车铃响。鼓风机欢畅地轰鸣，油压机均匀地转动，喷油嘴射出三尺火苗，把整个窑间映得通红透亮。

分 析

午夜十二点，隧道窑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抢险，又恢复了正常生产。顾大洪向上级党委汇报后，立即和干部、工人一起进行现场分析。大家发言热烈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说可能是搬运工人运坯不当心造成的差错；有的说是装窑工人未尽到责任错装潮坯；有的说是有人故意调坯搞破坏。真是各讲各的话，各摆各的理，争论了起来。

“我发言！”这时，从人群背后昏暗角落里跳出个人来此人，姓于名二苟，在厂里干烧烘房的工作。他干咳了几声后，说道：“这辆窑车按编号是于小刚装的。我认为小刚要负

全部责任。可是，话又要说回来，这事故也不是小刚有心要犯的。我的意见是——”于二苟晃了两下脑袋还没说出下文，坐在旁边的张窑生可急得耐不住性子了：“你快说下去嘛！”于二苟见张窑生追问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，这还是领导拿主意吧！”说完，又蹲下来“嚓！”的一下划了一根火柴，点上支烟吸了起来。

于小刚默默坐在一旁，脸上火辣辣，心里象乱麻。他想：自己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，政治觉悟和装窑技术都有一定的提高。最近，在顾大洪的支持下，多次改进装窑方法，大大提高了产量，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。嗨！我今天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会把潮坯装上车呢？这潮坯又从何而来？……

“于小刚！”张窑生严肃的声音打断了小刚的沉思，“你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责任，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，你，你太不争气了！”

于小刚好象被火叉烫了一下，心头一怔，张口说：“我一”抬头看见张窑生严厉的目光，肩上好象压着三百斤重担，一时又说不下去。

说起来，张窑生还是小刚的嫡亲姐夫。小刚的父亲死得早，在生活上，姐夫对小刚十分关心体贴；但在工作上，却是三个铜板放两处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严格要求，一丝不苟。于小刚知道在这种场合，解释是多余的。他费了很大的劲，只吐出一个“唉”字，叹了一口气，又低下了头。

现场分析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有的人替小刚难过，有的人责备小刚。不过，多数人认为小刚出身工人家庭，平时的工作表现很好，不会故意破坏。少数人赞成张窑生的意

见，给小刚定个责任事故，写个检查就算了。最后，大家都把目光望着顾大洪，等他拿主意。

顾大洪严肃而沉着，他一面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，一面不时在小本本上做些记录。这时他站起来说：“大家的意见，很值得研究。不错，潮坯是在小刚装的车上发现的，但是问题是复杂的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做结论。看来，这两只潮坯是大有文章。正在完成这一批出口陶任务的关键时刻，发生调坯事件决非偶然！希望大家提高警惕。”说完，就宣布散会。会后，顾大洪又召开了支委会，研究了充分发动群众，彻底查清潮坯事件。

等大家走后，顾大洪把过去清理阶级队伍中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翻出来，仔仔细细地进行分析研究，心里渐渐有个底了。不一会，老赵师傅敲门进来。顾大洪连忙请老赵师傅坐定，随手端过一杯热茶轻轻地问：“有情况吧？”老赵师傅呷一口茶，脸色绷绷紧，说：“大洪，不出你所料！野猫子出洞了！”顾大洪问：“是什么情况？”老赵师傅忿忿地说：“根据群众反映，于二苟烧烘房今晚不当班。可是，晚上九点钟前后，他拖了一辆煤车从隧道窑旁经过。”“煤车？”顾大洪十分重视地追问一句。“对！”这两只干坯很可能是他用煤车调换过去的。那时候，他还假惺惺地对大家说，趁除夕晚上做个义务，争取个好表现。事后，有人向张窑生反映，可窑生却说要保护他的积极性呢！再说，刚才抢险他不在场，抢险后倒来参加现场分析会。说起话来吞吞吐吐，似进似出，我看这里面有问题。”大洪听到这里，沉思了好一会，然后严肃地说：“老赵师傅，你提供的线索十分

重要。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。可是，在我们的队伍中，却有人和平麻痹，丧失革命警惕，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，这是最危险的啊！”

顾大洪送走老赵师傅，虽已深更，但他毫无倦意，摊开毛主席著作一字一句地认真学起来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他觉得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……

东方渐渐发白，顾大洪走到窗前，凝视着一片厂房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窑场就是战场啊！”

风 波

第二天是春节。顾大洪换了一身新军装，精神抖擞地来到隧道窑车间。只见窑间门口大字报专栏前围着许多人，边看边议论。

顾大洪近前一看，原来是窑间工人一早就贴的几张大字报。当中一张特别醒目，标题是：《人人参战，个个排查，一定要揪出调换潮坯的扒手！》工人们看到顾大洪，就一下子围拢来，又是评论，又是反映，斗争情绪很高。

就在同一时间，窑间背后有两个人也在对话，一个是张窑生，一个是于二苟。这于二苟生得猴头吊颈，一双老鼠眼睛滴溜溜老在转动。这时，他正凑在窑生耳边细声细语地说：“张主任，听说小刚错装潮坯的事在群众中反映很大呢，有人都编了顺口溜啦！”窑生追问：“怎么说的？”于二苟停了一会，把话说得更低：“嗯……嗯……是这么说：装窑工人于小刚，错把潮坯车上装，责任事故不处理，姐夫包庇不应当。”窑生一听，气得把手里的半截香烟丢得老远。于二苟

慌忙接着说：“我听了真替张主任不平。谁不知道你张主任秉公办事，铁面无私。不过，这顺口溜也是我听来之言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，呃！呃！”说完见张窑生面孔铁青，他感到苗头不对，就悄悄地溜走了。

于二苟刚转过窑间，正好遇上顾大洪迎面走来。他来不及躲闪，有意识地倒退两步，讨好地说：“顾书记早！厂里出了事，连累当家人，害得你大年初一都不能安心休息，辛苦！辛苦！”顾大洪冷冷地一笑：“不是也连累你吗？”

“那里，那里，我这，这是顺便来有事。……”于二苟觉得顾大洪两道锐利的目光能够看透他的五脏六腑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出了身冷汗，回身就走，正好撞在一根电线杆上。

那边，张窑生气呼呼地走来，朝顾大洪忿忿地说：“这是于小刚的检查书，我建议马上给他处分！”顾大洪接过检查书，见上面潦潦草草地写道：

“我错装潮坯，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，要求领导从严处理。
于小刚”

顾大洪看罢不动声色，把窑生拉到一旁，轻轻地说：“怎么？沉不住气啦？”“还沉得住气？群众都给我编顺口溜啦！”顾大洪翻开小本本记下四句顺口溜，思索了好一会，然后对窑生说：“我说老张，你真象‘烧窑工人手里的火叉——直来直去的’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，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。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，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。’你想，隧道窑车间昨天半夜发生的事情，今天一早倒有人编顺口溜啦，他这么急逼我们处理小刚的目的何在呢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再说，即使潮坯是小刚错装上车的，那么干燥间里又为什么要调进两只干坯呢？偷梁换柱的是谁呢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

顾大洪拍着窑生的肩膀，启发他说：“老张，我们烧窑看火，要随时掌握温度变化，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，就更牢记党的基本路线。只有这样才能耳聪目明，保持清醒的头脑啊！就拿昨夜发生的事来说，到底是责任事故还是政治事故，难道还不清楚吗？你对小刚是很了解的，他能干得出这种事吗？”

张窑生听到这里，觉得头脑里有一连串的问题在翻腾。他开始感到情况复杂，事情严重。两只眼睛睁得老大，好象在问：敌人是哪个？现在在哪里？

顾大洪缓了缓口气恳切地说：“老张，我觉得你这一阶段，头脑里敌情观念淡薄了。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就是搞阶级斗争，就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。决不能只顾抓窑头，不顾抓人头；只注意窑头升温曲线，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啊！”

短短几句话，就象炉钩疏通了炉膛，使窑生心中顿时明亮起来。他静静地听，默默地想，忽然蓦地站起来，对顾大洪说：“那个编顺口溜的家伙原来是想逼领导表态，让小刚做替罪羊，以便金蝉脱壳，溜之大吉。这一手真狠毒啊！”

“这顺口溜你是从何处听来的？”张窑生经顾大洪这么一点，马上想到于二苟，连忙说：“这顺口溜是刚才于二苟跟我讲的，会不会他就是——”顾大洪接过话头严肃地说：

“从群众揭发的大量材料来看，于二苟这个人确实非常可疑。上级党委指示我们要继续调查，把这个案件切实搞清楚。走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上你丈母家找小刚去！”说罢，和窑生一起向小刚家走去。

走 访

于小刚昨天一夜未睡，一大早到厂里给张窑生送了自己的检查书。回家后，一个人躺在床上生闷气。

小刚娘年近六十，精神却很好，一早起来，看儿子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心中犯了疑，几次问小刚，小刚却不答理，也就不再细问，便一人在屋里料理家务。

“大嫂！”

“娘！”

小刚娘听见有人喊，连忙走出房来，一看是顾书记和女婿窑生，十分欢喜，忙迎上去，“大洪、窑生，快坐坐吃杯茶。”说罢引他俩到房里。

小刚听见顾书记和姐夫的声音，连忙穿衣起床。顾大洪看了看小刚，心疼地说：“看你这么大的愁劲，把眼睛都熬红了，一夜未睡吧！”听了这话，小刚心里似有一股暖流涌起，顿时觉得眼眶湿乎乎的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再看自己的姐夫，两只眼睛看着自己，目光中充满着急切的期待，又觉得羞愧难言。他花了很大的勇气，对顾大洪说：“顾书记，处分我吧！”

小刚娘见此情景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顾大洪亲切地招呼小刚娘坐下，把昨夜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回头看见小刚枕

头边的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笔记，随手翻开笔记本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必须提倡思索，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，养成分析的习惯。’我分析了我装车的全过程，这潮坯怎么装上车的？我为什么这样糊涂？为什么这样粗枝大叶呢？……”

顾大洪看到这里，把笔记本轻轻合拢，凑近小刚道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会分析的方法，这个分析，首先应该是阶级分析。小刚，烧窑看火，行车看路嘛，只有抓住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这个纲，才能耳聪目明，永不转向呀！你为什么只是分析潮坯、装车，却不去分析昨天装车时接触了哪些人？有些什么可疑的地方？”

小刚想了想，突然翻身下床说：“昨夜，我到窑间门口喝茶，见于二苟推着煤车经过。喝完茶回到窑车边，又见于二苟推车到烘房去。他煤车上有件雨衣，好象盖着什么东西。”

窑生一听，连忙追问：“于二苟，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？”

“九点多钟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今天一大早，我站在门口生闷气时，他来劝我早离码头早解缆，责任事故早承担。我想反正弄不清，就自己承担吧。于是就潦潦草草地写了份检查送到厂里。”

张窑生听到这里，怒不可遏，一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顾大洪。顾大洪默默地思索着，停了好一会儿，对小刚娘说：

“大嫂！于二苟是何等样人？解放前，杀害长根哥的凶手是谁？根据许多老工人的检举揭发，他是值得怀疑的啊！”

于大妈听到这里，不禁想起解放前的许多悲惨往事：解放前，小刚的父亲于长根和顾大洪同在地主兼资本家周文鼎家帮工烧窑，春去冬来受尽欺压。有一年春天，周文鼎两条龙窑同时点火，大洪和长根团结窑工和资本家斗争，大家有意压火，这窑烧了两天两夜，把周家后院里的两千多担柴烧得精光，火还是昏昏黄黄烧不上去。急得周文鼎象打昏了的饿狗团团转。

第二天晚上，周文鼎请看火师傅长根到他家，斟了一杯酒递过去，问长根火为啥烧勿上。长根把酒杯一推，说了声“柴勿好！”起身就走。

长根刚走出周家大厅，旁边钻出个人来拉住了长根的衣角。长根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装窑的于二苟。于二苟凑在长根耳边说：“长根兄，常言道，和气生财，周先生行仁积善，你做事勿要太过份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这是为你着想啊！嘿！嘿！亲不亲，同姓人嘛！”

长根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厉声说：“笑面虎周文鼎，口口声声仁义道德，实际上是骗人、杀人、吃人，就是你我是同姓人，也不见得是同路人！”说罢，手一甩，大步走出周家大门。

事也凑巧，后半夜落了一场倾盆大雨，把窑火压掉一大半，两窑货几乎全部报废。周文鼎象条红了眼睛的疯狗，当夜派人杀害了于长根。第二天，于大妈在龙山脚下拾到一把带血迹的窑叉。

解放后，人民政府镇压了血债累累的周文鼎，但于二苟隐藏了下来。

于大妈说完这段悲愤的经历后，从搁楼上拿出一把窑叉递给大洪。顾大洪接过一看，禁不住一怔，两眼直瞪瞪地盯着窑叉说：“这窑叉是我的呀！”

顾大洪悲愤地说：“那天晚上，长根哥很晚了还没有回来，我想，眼下和周家的斗争已是短兵相接，怕长根遇到意外，我拿了这把新打的窑叉，沿着小路去迎接长根哥。走到龙山脚下，离周文鼎家不远的地方，只听见前面一声惨叫，一个人影倒下，我跑上去一看，不好！长根哥倒在血泊里。抬头见八、九步外有一黑影在逃窜，隐隐约约见他手里拿着匕首，知道凶手是他。我用足气力，朝准黑影脱手飞叉，只见那黑影晃了晃，就逃进了周家大院。我回过身来想扶起长根哥，谁知他已停止了呼吸。面对死去的战友，我默默地说：‘长根哥，这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！’这时，周家大院又拥出一群人向我追来。在这危急的情况下，我知道再也蹲不下去了，就连夜离开了家乡，投奔解放区，参加了革命。”

顾大洪思索了一下又说：“大嫂刚才说，当时窑叉上还有血迹，那么，杀害长根哥的凶手身上，一定会留下可耻的疤痕！”

于小刚擦了擦眼睛，一跃而起：“我见过于二苟右腿上是两个疤痕象是窑叉刺的。这凶手一定是他！我去把他抓来！”说完就想往外冲。

窑生早已按捺不住，拳头一挥说：“想不到做人做鬼都是他，走，一起去！”